

科林斯历史探案小说

伊甸园的

诅咒

Dead in Paradise

胡鑫一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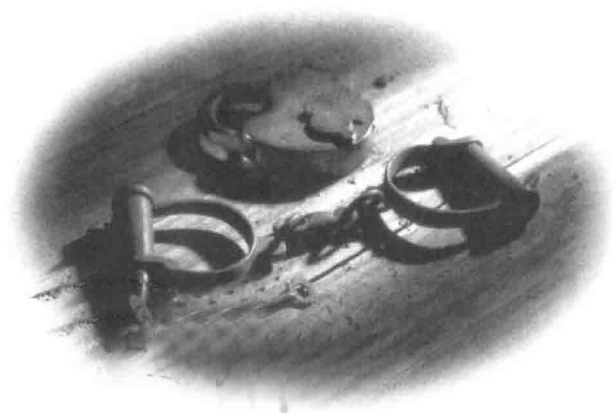


伊甸园的诅咒

KELINSILISHITANANXIAOSHUO

马克斯·艾伦·科林斯 / 著

胡 鑫 /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新登字第7号

©1996 by Max Allan Collins

©2000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本丛书由美国 Dominick Abel Literary Agency 公司

特别授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责任编辑:刘晓媛

封面设计:安璐

伊甸园的诅咒

Yidianyuan De Zuzhou

[美]马克思·艾伦·科林斯 著

胡鑫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105号楼)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092 1/32·印张 12.75·插页 2·字数 298 千

2000 年 1 月第 1 版·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6 000

ISBN 7-5317-1211-3/I·1154

定价:18.5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意外之邀.....	(1)
第二章	飞来之恋	(21)
第三章	驶往伊甸园	(42)
第四章	泰拉·迈西	(56)
第五章	海军之行	(76)
第六章	迷雾重重	(95)
第七章	不速之客.....	(120)
第八章	神秘女佣.....	(139)
第九章	迷情之夜.....	(153)
第十章	帕里之会.....	(171)
第十一章	弥天大谎.....	(192)
第十二章	海军之夜.....	(213)
第十三章	案中疑案.....	(235)
第十四章	鲸鱼孔之夜.....	(253)
第十五章	龙虎之争.....	(275)
第十六章	成败之役.....	(297)
第十七章	寻找真凶.....	(320)
第十八章	谁是真凶.....	(338)
第十九章	逃去的“笼中鸟”.....	(355)

第二十章 秘密交易·····	(367)
第二十一章 真相大白·····	(381)

第一章

意外之邀

稳稳地靠在“玛鲁鲁”号汽船的舷杆上，那个打着黑领结、身着白色夜礼服的英俊小子风度翩翩，就像复苏了的“箭”牌衬衫广告画上的模特，此刻他正心满意足地凝视着粼粼波光、银色的月光均匀地铺洒在无尽的水面上。

时而，薄薄的水珠会轻溅到他那张轮廓鲜明的脸上，时而，依偎在他怀里的年轻美貌的社交新秀会送上甜甜的一吻，她那玲珑的曲线在深蓝色的夜礼服下清晰可见，这温润的夜晚、这凉爽的季风怎会不激荡起华服下少女的芳心？空中闪烁的群星和她颈下的钻石项链与纤细手腕上的钻石手链交相辉映。

她叫伊莎贝尔·贝尔，一个响亮的名字，是亚历山大·格莱汉姆·贝尔的侄女，这名字意味着她足以支付起长途旅行的花销。

他呢，也许是名来自东海岸的阔少爷，出身于有四百年历史的名门豪富之家。不过从他那棱角分明的外型来看，他也许是“卡菲社团”的一分子，是名舞台或电影演员，或是名快乐的运动员。

没准儿他是名剧作家，多年来历经磨难，砍伐树木、与野

牛搏斗、驾驶汽艇等等，这样的生活将他磨砺得通晓事故，于是他为普利策奖而写作——那些打动人心的文章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的非人道，而且他决不会让好莱坞的那些极端分子破坏他的杰作。就是他，一位出身平民阶层的天才人物能与上流社会的精英亲切交谈，甚至相依相偎，可能还会像传言中的那样，在几个小时后偷偷地溜进伊莎贝尔·贝尔的高级舱房，进行一些上流社会内部的“交易”。

或许，他不过是一名前往某个热带岛屿的文雅侦探，去着手调查一桩卑劣的案件，在那桩案子里，邪恶的暴行欺侮了一名可爱无辜的白人妇女。

亲爱的读者，你刚刚所容忍的那些胡言乱语中，最接近事实的，无论你相不相信，就是最后一种。

那名靠在舷杆上的“英俊小子”，看上去有些“意志薄弱”，那就是我——内森·黑勒，一个在迈斯威尔街长大的穷小子，刚刚离开芝加哥警察局，受命调查一件棘手的案件，这案子能使芝加哥最高明的警探都为之摇头。我身上这套体面的白色夜礼服——连同那张昂贵的船票，抵得上我一年的薪水——是由一名圣徒般传奇的赞助人提供的，他也住在芝加哥。

出于私人目的，我竭力搭讪这位迷人的贝尔小姐。虽然，她对我的身份知道得一清二楚，绝不高估我的社会地位，却对我低俗的职业有着浓厚的兴趣，更何况我还是一名二十出头的美男子呢。

所以真相就是……伊莎贝尔自降身份——那么，我呢？

我时刻记着我是在去往“伊甸园”的途中。

几周以前，一个老朋友突然打来电话，将我从芝加哥警察局一件缠人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当时我正在调查飞行英雄查理斯·林德波夫的儿子被绑架一案，那孩子才二十个月大。芝加哥的黑帮分子艾尔·卡朋涉嫌卷入此案，他刚因逃税入狱，

又在牢里大肆发表有关绑架一案的可疑言论。

所以一九三〇年三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充当着芝加哥警方、新泽西州警方以及林德波夫三方之间的联络员，来往于新泽西、纽约和华盛顿之间调查着这案子的方方面面。

不过到了四月上旬，我所参与的挠头的早期调查已基本告一段落了（这部分我在上一本书中已经详尽描述过了）。正在这时候，我在林德波夫家里接到了一个电话，邀请我去沙迪餐馆共进午餐，这家餐馆坐落于曼哈顿演艺区的中心地段。能从案子让人厌烦的收尾工作中摆脱出来，我感到如释重负。

我把法拉利车交给门口的一名戴着红帽子的侍者后，又在另一名穿着红色制服的侍者引领下穿过大厅。大厅里有着高高的穹窿，光线十分充足。之后我被带到了餐厅，这里的光线变得十分柔和，四面是温切又不乏男子气的嵌板装饰，墙上还挂着栩栩如生、色彩生动的名人漫画像。

有些漫画像活了过来。在餐厅的最里面，乔治·吉雷正在一名金发女歌手的陪伴下，对着盘中剩下的羊排发表着“颂词”。玛尔特·威温在一间橙红色的雅座中接待着他的爱慕者，一心一意地对着那些全神贯注的听众高谈阔论，他的听众大部分是迷人的年轻女孩子。巴巴拉·斯坦威克，她那头浅棕色的秀发剪得像男孩一样短，不过依然和银幕上一样韵致优雅，此刻她正和一名秃顶的年长绅士边饮着酒边聊着天，那个人看起来像名制片商或经纪人。杰克·达姆——难道他没有自己的餐馆吗？——一边吃着炸肉饼，一边与漂亮的姑娘调情。

可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既不是来自百老汇，也不是来自好莱坞，或是新闻界、运动场，而是来自遥远的“草原牧场”——芝加哥。他背着墙坐在圆形雅座的里面，面前白色的亚麻台布上不仅为他，还为另两位未到的客人摆好了餐具。

即使是坐在那里，他也相当引人注目，圆桶形的大脑袋，穿着未经整理的灰白色西装，松松垮垮的蝶形领结像只滑稽的活结一样晃来晃去；头发也是灰白色的，中间有些秃顶，厚重的额发像逗号似的悬垂在右眼前，这更突出了他那张粗糙的、沟壑纵横的脸。在这张脸上，那双剃刀般锐利的棕色眼睛和阿帕克式的颧骨格外引人注目。卡莱斯·达伦正在心不在焉地往小圆面包上抹奶油，抹得毫无章法，完全敷衍了事。一看见我走过来，这位已经七十岁的退休律师朝我孩子气地调皮一笑。尽管我们在一年前我父亲的葬礼后再也没见过面，可他说话的口气就像我们今天早晨刚刚见过一样。“你得原谅我不能站起来。我的腿不再是过去的老样子了，而且现在我正急于要大吃一顿呢。”

“如果露比看到你这样，她肯定不会赞成的。”露比是他挚爱的妻子，她自封为达伦的主管。

“反对被驳回。”他一边笑着，一边大口嚼着面包。

瓷器和银器丁当碰撞声，自我炫耀的喧哗声在屋里响成一片。这可真是进行私人谈话的好地方。

在他的身旁坐下，我朝对面的空位点点头，“我们等人吗？”

达伦点了点乱蓬蓬的头，“一个叫乔治·林赛的华尔街律师，哈佛的毕业生，也是威尔德·德那汶的合伙人之一。”

“哦，”我笑了笑，“所以你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我。”

德那汶，国会荣誉奖章获得者，也是战争英雄，是林德波夫的好友，在寻找失踪孩子下落方面出过不少力。

“有人向我推荐了德那汶律师事务所，”达伦边嚼着面包边草率地说道，“因为达利·马洛退出了。”

尽管达伦想轻描淡写地搪塞过去，可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达利·马洛是几乎和达伦齐名的刑事大律师，在很多案子

里他们曾并肩作战，这中间就包括田纳西州的斯格普斯一案，这桩案子为达伦从威廉斯·吉宁斯·达伦手里挣得一大笔钱。而为两名未成年的“激情杀手”利奥德和利奥普德的成功辩护使他声名鹊起。

“马洛退出了什么？”我追问道。

“我正在考虑的一桩小案子。”

“别对我说你又套上了轭套，刑事大律师。你不是已经退休了吗，呃？”

“我知道你只读一些通俗小说和福尔摩斯探案集，”达伦机智地避过话锋，“我想你可能不知道，报纸上……华尔街出了些小风波，股票跌得很惨。”

我嘀咕着，“我听说你在经济危机中损失很惨重。不过我也听说你现在正在从事写作，怎么，难道你不是巡回演讲中的热门人物吗？”

他的口气更具说服力，“所谓的经济危机减少了我本来就不宽裕的经济来源。在这样一个只有惊险小说才广为畅销的年代，我出版自传不是件可笑的事吗，你不这样认为？”

“你所经历的那些事不就是活生生的惊险故事吗？”

“我可一点儿不想把我的生活和工作歪曲成流行小说的模样。”他又开始往面包上抹奶油了，那双锐利的眼睛微眯着，紧紧盯着面包，瞧都不瞧我一眼，不过他左边脸颊上那抹越来越深的笑意却是冲着我的。“不管怎么说，孩子。生活中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事，我想你现在总该明白这一点了吧。”

“我很早就知道了，”我伸手拿了一个面包，“对于一个憎恶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来说，你却对每一美元都有着贪婪的渴望。”

“说得不错，”他大度地附和着，又咬了一大口黄油面包，“我像所有人一样——意志薄弱，有很多缺点。”

“你是你周围环境的真正受害者，刑事大律师，”我说道，“更不要说遗传了。”

他笑了一下，“孩子，你知道我喜欢你哪一点吗？你机智，又有勇气，还有不错的头脑。不过只有这些还不足以解除压迫我们的层层束缚。”

达伦大律师是我所见过的人中，少数可以把对生活的悲观看法用最欢快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人之一。

“这也不全是为了钱，”他坚持说，诡秘地眨眨一只眼睛，“但是千万别告诉露比我是这么说的——我好不容易才使她相信我们的经济是多么糟糕，我出于无奈，不得不从退休状态中挺身而出。我告诉她这是我接这案子的惟一原因。”

“那什么是真正的原因呢？”

他夸张地耸耸肩，“厌倦，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这些乍听起来相当诱人，可是听起来和实际去做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整整四年远离工作的闲适生活听上去十分吸引人，但是想想整整四年的单调日子，整整四年的无所事事。”他又夸张地叹口气，“我太累了，孩子——我休息得厌倦了。”

我仔细地打量着他，就像在观察一名被审问的重要嫌疑犯，他可能随时倒向任何一个方向。

“如果你和马洛以及德那汶这样的律师谈过，”我说道，“这‘小案子’一定不那么简单。”

他眨眨棕色的眼睛，看上去就像一只长满皱纹的巨大精灵。“嗯，不错，大到可以和你调查的林德波夫一案在报纸的头版上一起出现。”

我感到一丝寒意，这肯定不是因为头顶上风扇的缘故。

我将身子向前倾了倾，小心翼翼地开了口，“你不是在开玩笑吧，难道你是指迈西那件案子？”

他脸上的微笑绽成了大笑，看起来和我从小就熟悉的样

子不大像，嘴里新装的假牙看上去比他的真牙要好得多。

“我从未到过火奴鲁鲁，”他随意说着，好像我们正在讨论旅游手册的优劣，而不是在谈一桩恶名昭著的刑事案件，“我从没到过太平洋的那一边，听说那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就我所看到的资料而言，迈西的案子的确别具一格。泰拉·迈西是一名海军上尉的妻子，她的丈夫驻扎在珍珠港，她在被绑架后遭人强奸了。后来，她指认了五名当地人，不过，第一次开庭以延期再议而结束。

泰拉·迈西的母亲——福斯特克夫人，是一名类似于社会监督者的角色，在她的女婿托马斯·迈西的帮助下，策划绑架了一名被指控的疑犯，希望能迫使他招供。然而在他们的“看管”下，这名嫌疑犯被枪杀了。现在，福斯特克夫人、托马斯·迈西以及另两名被招来帮忙的水手因谋杀罪而被指控。

在这件案子里掺杂着性、暴力、种族骚乱等诸多因素，相比之下，林德波夫绑架案就不再是镁银灯下的焦点了。《赫瑞斯特报》报道说，在夏威夷，每年有四成以上的强奸案是针对白人妇女的，“太平洋的花园”也因此被涂抹上一层“不幸”的色彩。全美国的正义民众都对这案子相当关注——一些“本地鬼”居然潜伏在黑暗里，伺机跟踪白人妇女并强奸了她。社会舆论呼吁政府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以制止这样的恶性案件再度发生。报纸头版印着“熔炉危机”的大标题，还把夏威夷说成是“沸腾着种族仇恨的火山口”。华盛顿以外的新闻界连篇报道着各色传闻，据说国会和白宫将要对夏威夷实行军事管制。

简而言之，这是卡莱斯·达伦复出的大好机会。

我摇了摇头，说道：“再次为富人辩护，刑事大律师，你不觉得惭愧吗？”

他大笑了起来，“你爸爸会对我失望的。”

“他并不介意你为利奥德和利奥普德辩护呀。”

“当然，他是个反对死刑的支持者。”

只有一次例外，我暗自想着。

他的笑容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盯着凝满水露的杯子，似乎那是一扇通往过去的窗子。“你爸爸永远不会原谅我为矿主、无政府主义者以及那些有着不法倾向的联邦分子辩护的。”

“你是说那些歹徒和贪污者吧。”

他抬起眼睛，叹了一口气，“你爸爸是一个太讲原则的家伙——几乎无懈可击，没有人能完全符合他的标准，连他自己也不行。”

“但就迈西这案子而言，如果我看过的材料基本属实的话，你应该站在另一边的。”

他又皱紧了那满是皱纹的脸，“别挖苦我，孩子。根本没有卡莱斯·达伦为原告辩护的案子。”

但是，迈西这件案子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是为原告辩护的。

我问道：“你在国会的朋友打算……”

“我是有些朋友在政府工作，”他从容而快速地接着说，“不过没有任何组织是我的朋友。”

“说得好极了。不过那位福斯特克夫人，这是她的姓吗？”

达伦点点头。

“难道那位福斯特克夫人不是来自肯塔基或是弗吉尼亚这样的地方？”

“肯塔基。”

“这就对了。她导演了这场绑架案，结果是一名强奸过她女儿的有色人被枪杀了。你被称为‘有色人种的伟大朋友’，这就是你一贯的立场吗？”

“这纯属无稽之谈，”他厉声反驳道，那双棕色的眼睛熠熠

闪光，“与你或其他的白人相比，我在黑人诉讼方面花费了更多的金钱和时间。别怀疑我在种族方面的信仰。”

达伦本来就是一个易怒的人，老了以后脾气更加暴躁了。

“难道你自己就没问过这个问题吗？大律师，你也不过是以此为借口罢了。”

他又叹了口气，摇晃着他的大脑袋，那绺儿灰白色的额发也一起一伏，“你没弄清我的意思，我不想过多地责备那些受种族偏见影响的人，因为偏见是深深扎根在人们心里的。”

“我明白，在我还是小孩子时，就经常听你这么说了，那时候我觉得这些话很有道理，‘没有人应该被责备，也没有人值得表彰。’不过，现在我觉得，人们是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的。”

“这些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孩子。”他挥手叫来了一名侍者，“你能去对老板娘说一声，就说达伦先生想来两杯她特制的咖啡吗？”

“好的，先生。”侍者脸上一边露出知情的微笑，一边微微点点头。

达伦又把注意力转向了我，“当我第一次接触这案子时，老实说，我拒绝了，因为它牵涉的不仅仅是道义上的憎恶，还有着复杂的种族问题。”

“后来呢？”

他耸耸肩，这次没那么夸张，“我担心如果我接下这案子，就得听从当事人的安排，发表一些有关‘有色人种低劣’的言论，要是他们这么要求我，就是找错人了。我告诉他们，我在法庭上的立场和平时不会有什么区别，而且我也决不会背离我这些年的主张的。”

“他们的反应如何呢？”

达伦又微微耸耸肩，“他们写信给我，告诉我他们觉得我在种族问题上的看法是对的，而且他们不反对我在法庭上仍

然坚持这一看法。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辩护可以交由我全权负责。”他又耸了一下肩，“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就接下了这案子。”

这时，侍者端来两杯热气腾腾的黑咖啡，达伦咂了一下嘴，径直从侍者的托盘中一把抓过自己的那一杯。我好奇地尝了尝自己的那杯咖啡，味道有些怪，里面似乎多加了些东西，不过绝对不是糖或奶油。

“老兄，”我低声说着，尽量不让自己咳嗽出来，“他们究竟在里面加了些什么玩艺？”

“别大惊小怪的，不过是一些昨晚从‘地狱之厨的澡盘’中提取出的一些浸泡物罢了。”

达伦非常有趣：在禁酒令颁布以前，他滴酒不沾，那时他和我父亲在同一个俱乐部里，当葡萄酒瓶传来传去时，他却碰也不碰——他的理由是他要保持头脑的清醒。

可是政府一颁布了禁酒令，他就一改旧习，开始喝酒了。不过，现在要找到足够的“原料”可不太容易了。

我又尝了一小口，这次的味道醇厚多了，“那你又为什么要拉我这个芝加哥的警察入伙呢？”

“你现在是暂时离职，对吧？”

“也不完全是这样，最好还是叫外出调查吧。”

他狡黠地眨眨眼，“我可以帮你申请一段时间的假期，你知道的，我在市政厅总还有几个朋友……”

这话里有着丰富的潜台词，达伦曾帮不少政客打过官司，其中既有前任市长汤普森，也有现任长官克玛克，还有许多各部门中的要员。

“我想你是不喜欢警察的，”我接过他的话茬，“你一向是自己进行详细调查的，自从……”

我没说下去，在一九一二年，达伦险些被判处行贿罪。当

时他雇用的一名私家侦探指控他收买陪审团(如果那家伙的话可信的话),达伦那些激进的伙伴纷纷离开了他,他们认定他只能和原告私下和解,只有这样,他才可能被免于起诉。

在那样的困境中,我父亲是少数几个支持他的朋友之一。

从那以后,大家都知道达伦自己进行绝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的调查。他愿意与证人和嫌疑犯面对面地交谈,亲自收集证据,汇总事实。他有着摄像般的精确记忆力,在和对方聊天一样的交谈中,他从不记录,可是事实却从没出过半点纰漏。

“我刚才说过了,我的腿不是过去的老样子了。除此之外,我还担心……在外出调查时,”说到这儿,他用食指敲了敲额头,“我还担心,我的思维也许不会像过去那样敏捷了。”

“你原来是想找个跑腿的。”

“还不止这些,做一名侦探,”他向前倾着身子,“你不觉得比在……”他用一种挖苦式的轻蔑口吻说着,“警察局更好吗?你应该离开那个卑劣的小圈子,过一种比那更好的生活……在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不就想过要成为一名私家侦探吗?就像尼克·卡特或是福尔摩斯一样。”

“我在警察局干得也不坏呀,”我尽量使自己的口气听起来很自然,不像在为自己辩解,“我是整个警察局里最年轻的便衣警察……”

说到这儿,我住口不说了。

我和达伦都心知肚明,我究竟是靠什么得到这样的快速升职的:在杰克·林格尔一案中,我在证人席上说了谎,让卡朋选中的替罪羊背了黑锅。

“我不是法官,”达伦小声说着,“我只为人辩护,这次我要充当你的保护人,把你从那个腐败堕落的终生监禁中保释出来。”

我咽了口唾液,这个能说会道的家伙!我问道:“你打算怎

么做？”

“让你离开那个腐败横行的传染源，你父亲讨厌你找了一份这样的差事。”

“他为此而讨厌我。”

达伦摇摇头，“不，不，不，不是这样的，这一点我从来都没信过，一秒钟都不曾相信过。他爱他的儿子，只是不喜欢他做出的恶劣决定罢了。”

我朝他不怀好意地笑了笑，“哦，可敬的刑事大律师，可是——我无法选择，是它挑中了我，环境和遗传一起作用于我，我还能怎么办呢？”

他向我回敬了一个相当傲慢的笑容，“只要你喜欢，孩子，你可以嘲笑我。不过，你说的也有对的地方，外部力量确实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但不管怎样，即使我选择错了，我已做出了决定。”说到这里，达伦的上半身向前靠着，眼里闪过焦灼不安的神色，“这件案子——迈西一案——非同寻常。我可爱的露比对这还一无所知，绝想不到她的丈夫又要重返‘赛场’了。”

我眨了眨眼，“你打算重新开始全天二十四小时的工作？”

他缓缓点了点头。

“与刑事案和激进分子打交道？”

他继续点着头。

“你想让我做你的全职调查员？”

他依旧点着头。

“可是，大律师呀——这个月底之前你就已经七十五岁了。”

“谢谢你还记得，孩子。”

“我没有任何恶意，不过就算卡莱斯·达伦也不可能永远活下去……”